

# 革命与形式

——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

1927-1930

陈建华

著

I207.42/33

2007

# 革命与形式

## ——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

### 1927-1930

陈建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 / 陈建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309-05678-5

I. 革… II. 陈… III. 茅盾(1896 ~ 1981)-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2630 号

**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  
**陈建华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

**责任编辑** 邵 丹

**总 编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

**印 刷**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21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 100

---

**书 号** ISBN 978-7-309-05678-5/I · 403

**定 价** 3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

章培恒

建华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著《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写篇序，我很高兴而且歉仄，赶快答应了下来。

在他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和《“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两部著作问世以前，都曾要我写序，我也都曾答应过；结果一篇也没有写。因为这两部书稿我均仔细读过，认为它们富于创见，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所以想把序写得尽量好一些。我作文本就很慢，再一求工，那就往往今天写三百个字，明天删去两百个，后天则把剩下的一百字也删光。当然如果边上不断有人提醒，我大概也不致如此磨蹭；而建华又不在国内，由得我自由操作。最后出版社急着付印了，我的序却无法交卷，就只好不了了之。这样地一再言而无信，我自己心里很感不安，但看来建华并不介意。这就是他约我为其新著写序时我“很高兴而且歉仄”的原因。

不过，我之“赶快答应了下来”，倒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以前的愆尤，而是早就希望看到一部研究茅盾小说的高水平的专著；而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有关论述来看，我相信建华是能写出这样的专著来的。

我在上初中时就读了茅盾的不少小说，而且颇为喜欢。成年以后虽逐渐意识到茅盾小说中存在着为政治而损害文学——或者说为革命而损害艺术——的成分，不独较分明地见于《子夜》，在其早期的小说中也斑斑可考——他早期的文学思想本就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不无相通之处<sup>①</sup>，所以这毋宁是正常的事。但无论如何茅盾的小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与 30 年代初叶是有其重大影响的，鲁迅在 1933 年

<sup>①</sup> 可参看谈蓓芳教授《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的影响——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的有关茅盾的部分，见其所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6 月版。

2月9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sup>①</sup>这里所说的指非左翼作家；而在左翼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至鲁迅写此信时为止，也以《子夜》最为广大读者所瞩目。此书是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在出版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印了四次，第一版印三千册，接着的三版都各印五千册，在当时可谓轰动效应。这也就意味着《子夜》确有其超越侪辈的质素在；而就茅盾自己的创作历程来看，则《子夜》正是从其早期的小说发展而来，并非倖致。

而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腐蚀》就受到了规模不小的批判；至“文革”前夕，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更被作为“大毒草”来口诛笔伐。这又从另一方面显示出茅盾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小说自有其与后来的文学主流相龃龉的所在——尽管那种批判也许别有用意，但这两部电影与当时的指导者在文艺战线所要倡导的确实格格不入，而电影也并没有歪曲小说原著。

由此看来，茅盾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有其独特的复杂性，也自有其不可移易的地位。然而在茅盾研究方面，却与茅盾自己的成就并不相称。至迟从20世纪的50年代起，大陆的研究者尽量把茅盾的创作阐释得与研究论著发表当时的文学主流相和谐；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上述的研究倾向仍在继续，但其后也出现了抉发茅盾创作中为政治而损害文学的一面的论文，可以说这是茅盾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从文学本身来阐明茅盾小说的价值——当然同时也就必然要指明其缺陷或局限——的较深刻的论著却仍很难见到。例如吧，鲁迅在1936年1月5日给胡风的一封信中曾要胡风就茅盾小说的有关问题写一份材料，现引述如下：

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拜托你。即关于茅的下述诸事，给以  
答案：

- 一、其地位，
- 二、其作风，作风(Style)和形式(Form)与别的作家之区别。
- 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他的态度。

<sup>①</sup> 《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页308。

## 序　　一

这些只要材料的记述，不必做成论文，也不必修饰文字；这大约是做英译本《子夜》的序文用的，他们要我写，我一向不留心此道，又不好推托，所以只好转托你写……<sup>①</sup>

我想，这却是研究茅盾小说的基本问题，尽管“布尔乔亚作家”这样的词语我们今天已很少用，但了解当时的左翼以外的作家（尤其是反对左翼的有影响的作家）对茅盾小说的态度也确是茅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胡风倒是很快把材料做好了，并由鲁迅转寄给茅盾；见鲁迅于同年2月2日给茅盾的信<sup>②</sup>。然而，英译本《子夜》后来并未出版，胡风的这份材料也未见发表，也许已经不存于世了。从那以来已经七十一年了，遗憾的是我们很难说今天对鲁迅信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已有了拿得出手的答案，特别是第二个问题恐怕更少有人注意，这跟大陆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以来对形式的轻视有关；而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也就不能真正回答第一个问题，至多只能说一些浮光掠影、不着边际的空话。

正是基于上述的想法，我一直期待在茅盾研究上有重大的突破；所以，在听说了建华这部新著的标题后就想尽快读到，自然也就要赶快同意写序了。读完了此书全稿，深为茅盾研究中终于有了这样开创性的成果而欣喜。此书虽以茅盾1927—1930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也为理解《子夜》等小说提供了很好的钥匙。书中所深刻阐明的体现在茅盾这一时期作品里的“长篇小说”的现代性展开与中国特有的、植基于其对“革命”的理解上的“革命性”要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既具体、丰满地展示了茅盾小说的文学上的成就及其独特的形态，也同样具体、丰满地揭示了它们的失误及其必然性；并从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抉发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形式——“有意味的形式”——的演进及其与“革命性”要求的互动与冲突，由此所形成的内容上的特色；同时也必然导致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不仅是对鲁迅关于茅盾的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二个问题的很好的回答，而且其丰富性恐已远远溢出了鲁迅原来提问时所设想的范围了<sup>③</sup>。

至于鲁迅所说的第三个问题，固然不是此书所要研究的；但此书的第

① 见《鲁迅全集》第14卷，页2—3。

② 同上书19页。

③ 例如，鲁迅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还视为酒瓶与酒的关系，并认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从而认为“‘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装进新的内容去”（见《准风月谈·重三感旧》），则其对形式的理解还较狭隘；建华所说的形式则已超越于此了。

## 革命与形式

七章却也在无意中触及了这一点。如果考虑到莫言的《丰乳肥臀》，那也可以说茅盾对青年女性的乳房的描写，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开启了一种传统（张资平等的小说中虽然也有写及乳房的，但实以茅盾为最突出）；所以，这一章实在也深具意义。

# 序二

李欧梵

陈建华的这本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学术著作，是我读过的研究茅盾的中英文书中最扎实、也最有洞见的一本。不是因为我个人偏心（据他说这是得自我教授的一个研究生课的灵感），而是读者可以有目共睹：建华不但对于西方文化理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掌握十分到家，相关的理论他几乎都看过，而且用得恰到好处。这和有些学者一知半解地“硬套”挪用不可同日而语。我认为此书更有价值的是他对于各种资料的收集和容纳，其功力也是超人一等的，主要因为他涉猎极广，所以引用例证时，不仅关于茅盾的生平和著作了如指掌，而且与之相关的文学史料，例如他目前正在研究的晚清和“鸳鸯蝴蝶派”的资料。更令我吃惊的是他对于西洋小说经典熟悉程度，如莫泊桑的《一生》和左拉的《娜娜》，他照样如数家珍。非但如此，他分析的“辐射面”甚至触及艺术和电影，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如何对茅盾作品中的“现代性”产生“矛盾”式的影响，而在他从左拉的自然主义转向托尔斯泰的人道写实主义的过程中仍不忘未来主义等文学和艺术等既复杂又吊诡的论点。

也许，在这一方面，我对他稍有一点启发吧。我一向觉得茅盾的作品绝非完全写实，而更带有颓废美学和寓言的成分。建华却更进一步，把这两种思想的因素融入文本的分析中，特别对于书中女性身体作为革命符号和时间吊诡的层层意涵，诠释得十分令我信服。真没有想到：我一向小视建华对于这个“旁门”题目的研究——而一直鼓励他继续专攻通俗文学——依然出类拔萃！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之后，继续以茅盾为例，讨论革命的现代性问题。俗语所谓“青出于蓝”，用在建华和我的师生关系上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如果把本书中各章的重要论点和精彩的地方详细地描述出来，绝非这篇小序可以负荷，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仅就个人读后的一些片段感想，略举一二。

沈雁冰自取笔名“茅盾”是有道理的。非但他对于革命的看法有不

少矛盾,甚至引来不少批评,而且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懂得小说理论的人,所以内容和形式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内在张力——更是他早期文学创作的一大特点。这一个基本特色也成了本书的核心主题:建华就“革命”(作为文学上的 *trope*)和“形式”之间的各种矛盾,作了抽丝剥茧式的辩证分析。这当然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詹姆信(Frederic Jameson)的影响,但建华运用的“辩证”方法又和詹姆信不尽相同。我觉得后者受弗洛伊德心理学以及其他理论家如拉康的影响太大,处处把“历史”作为一种“潜意识”语言来运用,反而没有注意到“外在”的史实。建华所秉承的依然是中国学者对于史料的尊重,但他运用史料的方法——作为对照、脉络或背景——却灵活而深入。记得多年前我旁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家演讲,他一再强调形式的重要——“form, form, form!”他重复说了数次。这种形式上的演变、它和内容及作品背后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制作过程,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方法的真谛,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更不是单向式的庸俗“反映”论。

至今研究茅盾的中国学者,似乎都未能充分地掌握到小说形式的重要性,然而,西方学者却又太重形式问题,把小说研究仅作为形式上的“叙事学”,未免也有偏差,因为大多外国学者对于史料和历史背景资料掌握不足。建华的茅盾研究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值得激赏。

诚然,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小说技巧也不外乎语言、叙事观点、情节和人物几大项。西方的叙事学似乎太重语言和情节(当然包括叙事观点),但对于小说人物和历史脉络(context)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却作得不够仔细,原因同前。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小说人物的造型与茅盾生平经历和历史背景的关系钻研分析得特别仔细,但依然以小说形式为主轴。特别是有关《幻灭》、《动摇》和《追求》中的女性形象的问题。这初看是个老问题,其他茅盾学者早已言之甚详,但又未免太重“索引”式,和真人原型“对号入座”。譬如本书第六章提到的茅盾情人秦德君在1980年所写的回忆录与《虹》的创作的“互文性”,涉及梅女士的原型等问题,因此有些学者似乎倾向于“自传”说,但建华却指出“时代女性”与“形象塑造、时间意识和长篇叙事动力之间发生特殊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张力与互动构成形式自身开展的轨迹”,这一句抽象结论说来容易,论证起来却不简单,因为它也牵涉到“女体与历史”的问题。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最后一章,即“‘乳房’的都市与革命乌托邦想象”,把女体的“乳房”也变成关键词!这显然是建华受到现今美国

## 序　　二

学界流行的“身体”理论的影响,但可能一般读者乍看之下以为是故作“哗众取宠”的煽情之举,甚至不登大雅之堂。本书原来似乎要以“乳房的革命”之类的作用书名,我坚决反对,就是怕读者误解,甚至想入非非,反而忽略了本书的严肃内容和学术性。书中也处处用了不少意象和寓言式的语句,虽然建华的文风清晰流畅,对于理论尚未入门的读者可能仍嫌太过抽象,因此读起来尚须有点耐心;学者同行们更须细读,才能悟到书中的丰富内涵。因为时间紧迫,我也只能匆匆作此推介,不能一一引证。用一句英文俗语说,本书的价值“*speaks for itself*”,不用我在此饶舌了。

2007年8月6日  
于香港九龙塘

# 目 录

序一 .....	章培恒	1
序二 .....	李欧梵	1
前 言 小说形式的“现代性”预设 .....		1
研究现状 .....		1
“长篇小说”的“现代性”预设 .....		5
文学“正典化”与研究“范式” .....		9
“文学现代性”与“文学文化”批评 .....		16
<b>第一章 小说形式与“整体性” .....</b>		<b>22</b>
从梁启超到五四 .....		22
心灵与形式:卢卡奇与茅盾 .....		27
“整体性”语码 .....		33
“长篇小说”理论与“进化”意识 .....		41
<b>第二章 “革命加恋爱”与女性的公共空间想象 .....</b>		<b>49</b>
“新女性”公共空间想象 .....		49
张闻天《旅途》:“十月革命”与新英雄想象 .....		56
张资平“恋爱小说”:为何仍属“新文学”? .....		70
张春帆《紫兰女侠》:“新女性”的公、私空间 .....		80
<b>第三章 《蚀》三部曲:时间镜框中的女性身体 .....</b>		<b>91</b>
“我怎样开始写小说的?” .....		91
“时代女性”与时间意识 .....		100
静小姐和方太太:过去时被动语态 .....		104
慧女士和孙舞阳:革命现在进行时 .....		115
<b>第四章 章秋柳:都市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b>		<b>128</b>
为什么“很爱这一篇”? .....		128
“跟着魔鬼跑”与“左倾盲动主义” .....		129
拯救史循:“现代性”企划的破产 .....		136
却尔斯顿:“现代主义”回光返照 .....		144

<b>第五章</b>	<b>《创造》：“时代女性”与革命公共空间</b>	152
	戏仿娜拉：从“妇女解放”到“社会解放”	152
	错置诗学与空间修辞	156
	重写“妇女解放”：从改良到革命	160
	喜剧效果：颠覆“私人空间”	164
<b>第六章</b>	<b>《虹》：“青年成长”与现代“诗史”小说</b>	168
	在“意识形态”的“战野”上	169
	“从左拉到托尔斯泰”	183
	月蚀之后的“幻美”之桥	191
	“北欧女神”的时间寓言	193
	女体与历史：时间叙述框架的断裂	198
	主体构筑：“东方美人”与“战士”	204
	“青年成长”与现代“诗史”小说	210
<b>第七章</b>	<b>“乳房”的都市与革命乌托邦想象</b>	220
	“乳房”：文学关键词	220
	“乳房”话语现代性	222
	传统“酥胸”话语的淘汰	226
	茅盾的“乳房”凝视	230
	都市“性话语”	235
	视像万花筒：模特儿、裸体、曲线美	239
	视觉叙述结构：孙舞阳与《动摇》	248
	“乳房的尸身”吞噬理性	254
	<b>结 论</b>	260
	<b>引征收目</b>	268
	<b>后 记</b>	284

# 前言

## 小说形式的“现代性”预设

### 研究现状

自 1980 年代末以来在文学史研究这片学术园地里，出现严冬过后百卉争妍的景象，虽然这片繁盛不一定都顺从“重写文学史”的逻辑<sup>①</sup>，但贯穿其中的主调与“重写”的潮流合拍，不外乎否定革命时代所遵奉的愈益僵化的文学“正典”(canon)，使中国文学重新回到“世界文学”的怀抱，而最为瞩目的大约莫过于近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了。一大批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张资平、刘呐鸥、张爱玲等，纷纷被翻耕出尘土，久遭沉埋的矿藏珍宝，在阳光底下展示精彩。给近现代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地貌带来重要变化的，如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晚清小说的多元诠释、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对三四十年代新都市文学文化的崭新描绘，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对“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如万花筒般的揭示，Denise Gimpel 的《失落的现代性之声》对“旧派”时期的《小说月报》的研究，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对现代文学“正典”生成的叙述，贺麦晓(Michel Hockx)的《风格问题》对民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另如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许道明的《论海派文

---

<sup>①</sup> “重写文学史”由王晓明和陈思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持续的影响。参陈国球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陈国球、王宏志、陈清侨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台北：麦田出版，1997)。

学》及最近刘剑梅的《革命加恋爱》等<sup>①</sup>，大大拓展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的文学和文化的版图。他/她们诠释视角和方法各呈千秋，而交通辐辏之处无不汇聚于上海这一国际大都会，淡抹浓妆再现的绝世风华，如一枚枚棱镜，照映出 20 世纪 90 年代突发的浮世繁荣，却给重构的文学地图投下“怀旧”的阴影，为一去不返的历史欲望谱写长恨之歌。

正如艾略特所说的，文学传统不可能消失，“典律”本身不断被重建，给作品和作家重新编队。对于“重写文学史”实践同样深刻的是，原先占据主流的作家如鲁迅（1881—1936）、郭沫若（1892—1978）等并未沉寂，却也改头换面地被不断改写，但也许谁也没有像茅盾（1896—1981）那样富于戏剧性。偏偏让他从“鲁郭茅、巴老曹”掉队，事实上作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担当者，要颠覆的是这个梯队的“革命”正典性，一度起到打开闸门的作用。反讽的是，某种意义上茅盾卷土重来，整装披挂，竟被发现一些更值得重视的带有普世性的资质。即使对《子夜》这部中国“现实主义”奠基之作的重新审视，在排除革命意识形态的诠释迷雾之后，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汪晖认为这部作品开启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茅盾传统’的东西，它对其后中国文学的发展的影响也许超过了被人们当作旗帜的鲁迅传统”<sup>②</sup>。这个“茅盾传统”或许最明显不过的体现为中国革命历史小说实即“长篇小说”的形成和开展过程，一直要影响到“文革”的“样板戏”。

在过去二十年里，被挖掘得更多、研究上也更有成绩的是茅盾的早期小说，即从《蚀》到《虹》，包括短篇小说集《野蔷薇》。这些小说中为作者

①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译本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 2003)；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译本见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增订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6)；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Denise Gimpel, *Lost Voices of Modernity: A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Magazine in Con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y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许道明：《论海派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② 汪晖：《革命与回归——读茅盾〈子夜〉》，载于《真实的与乌托邦的》(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页 34。

精心塑造的一系列“时代女性”如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和姗姗等，其实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即引起美欧学者夏志清 (C. T. Hsia) 和普实克 (Jaroslav Průsek, 1906—1980) 的兴趣，前者着力分析了她们的艺术再现，并指出茅盾以特殊的女性视角再现当代史的雄心<sup>①</sup>。而后者将茅盾与郁达夫 (1896—1945) 作对比，提出各自代表中国现代小说的“史诗” (epic) 和“抒情” (lyric) 的再现模式<sup>②</sup>。这两位前辈对后来的茅盾作品研究影响颇巨。不能不看到在茅盾作古之后，由于新的史料见世，尤其是有关他在 1927 年“脱党”事件及与秦德君的婚外恋，给他的人生和写作带来谜团，也给关于他的研究热情增添燃料。

陈幼石《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1986)一书就直接受到有关茅盾“脱党”问题的刺激，而为茅盾再诠释带来新的活力<sup>③</sup>。她竭力落实书中那些革命女子的具体身份，这种“索引派”式研究路径同对小说结构所作的“形式主义”分析不乏创意，却显得不怎么协调。此书似乎转借了夏志清先生关于《虹》的“寓言”说，但指出《蚀》这部小说运用了中西文学传统中的“隐喻和象征手法”，事实上也揭示出中国“现实主义”的特色。将茅盾的早期小说放在“现实主义”的范畴中加以出色论述的，是已故安敏成 (Marston Anderson, 1952—1992)《现实主义的限制》(1990) 一书。此书着眼于小说再现与社会真实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中国所谓的“现实主义”，更受到作家的内心真实即传统道德理想的制约，使个性与想象的表现一再受到挫折，而西方现代主义的嫁接并未在中国建立文学形式的自主地位，终于在 20 年代末小说沦为革命群众运动的工具<sup>④</sup>。稍后王德威在《20 世纪中国虚构现实主义》一书中则探讨茅盾早期小说中叙述主体与形式之间的裂隙，强调他如何利用历史和历史的虚构，完成其革命意识形态之役，遂在形式上完成其所声称的从左拉到托尔斯泰的转折，尤其在诠释他如何诡谲地利用女性形象投射男性的革命狂想时，精见迭出<sup>⑤</sup>。

①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3rd E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8-153.

② Jaroslav Průsek, *The Lyric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21-142.

③ Yu-Shih Chen, *Realism and Allegory in the Early Fiction of Mao D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⑤ David Der-wei Wang, *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5-110.

此外如黄子平在《革命·历史·小说》一书中提出“革命”和“性”对于“长篇小说”形成的问题，涉及对于政治、性别、道德、权力和知识等复杂关系的探究<sup>①</sup>。

相对而言，《虹》一向较受轻视。继夏志清先生的经典性介绍之后，堪受注意的是陈清侨的论文从“爱欲”与“革命”的内在动力的角度来分析梅女士。他指出在她身上体现了一种新的“后五四”式的革命和爱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对于弥漫于五四小说的“绝望”话语的克服<sup>②</sup>。此文重要地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内部小说话语的转型，值得在“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论战语境中作进一步讨论。这不光关系到对郁达夫式的“伤感主义”的清算，更卷入了对鲁迅的批判，涉及一系列更深刻的“意识形态”的转型。

1992年《虹》的英译本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sup>③</sup>，似乎预示着这部小说在90年代的鸿运，或许跟秦德君爆出她跟茅盾的浪漫秘史有关<sup>④</sup>。这段震撼性的曝光当然引起有关茅盾的私人生活、文学创作乃至党性立场的激烈争辩<sup>⑤</sup>。由于秦德君言及她对于《虹》的创作过程所起的关键作用，势必引出对于梅女士的原型、思想主题及小说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的新研究，如王德威和日本学者是永骏都作了饶有兴味的探讨<sup>⑥</sup>。但在钟喜莲的论文里，仍把梅行素和章秋柳等作为“新女性”形象同“北欧女神”的原型相联系，似乎不受秦德君和茅盾的史实的影响，这大约也是言之成

① 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页35—58。

② Chingku Stephen Chan, “Eros as Revolution: The Libidinal Dimension of Despair in Mao Dun's *Rainbow*”,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24: 1 (1986) : 37-50.

③ *Rainbow*, trans., Madeleine Zel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④ 秦德君：《我与茅盾的一段情》，《广角镜》151期（1985年4月），页28—36。另见秦德君：《樱唇——革命回忆录》，《野草》41期（1988年2月），页63—76；42期（1988年8月），页1—22。

⑤ 参沈卫威：《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此传所叙茅盾和秦德君的婚外情，大据秦氏所言。认为秦德君诬蔑茅盾的是丁尔纲：《泼向逝者的污泥应该清洗——澄清秦德君关于茅盾的不实之词》，《茅盾研究》第6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页292—311；另见丁尔纲：《茅盾·孔德沚》（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

⑥ 是永骏：《论〈虹〉——试探茅盾作品的“非写实”因素》，载于胡晓真主编：《民族国家论述——从晚清、五四到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1995），页241—256。王德威：《革命加恋爱》，载于李丰楙主编：《文学、文化和世变》（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页531—540。另见 Raoul David Findesen, “Two Works—*Hong* (1930) and *Yin'er* (1993) as Indeterminate Joint Ventures”, in *The Poetics of Death*, ed., Li Xia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pp. 136-145, 此文的上半部分讨论《虹》的女主角与秦德君、胡兰畦的真实故事的关系。

理的“形式主义”的研究路数，即作品自身及诸般形式元素自有其结构与渊源，而不必依仗传记<sup>①</sup>。

## “长篇小说”的“现代性”预设

上述有关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近状<sup>②</sup>，仅据笔者所见而举其荦荦者，几句挂一漏万的评语，不免主观，说明本书的写作离不开前辈同道的研究成果。然而本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小说”，或相当于西语 *the novel* 的意义在中国的“爱欲与文明”之旅，具体来说即“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现代性”展开，茅盾担任了类似奥德赛的角色。自晚清以来对“小说”已含有现代意义，其界定是相当宽泛的，短篇长篇、古代现代的，都可称作小说。而在西方，*novel* 是指出现在 18 世纪以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新颖散文体<sup>③</sup>。在 1920 年代中国小说理论竞相争妍，像其他同代人一样，茅盾的小说理论——尤其在他自己写小说之前——所依据的不外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欧美小说理论，而他把小说认同于 *novel* 的立场体现了一种特别强烈的“现代”意识，包含着使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热望。他的起点较其他人为高，由此也产生其“小说”及“文学”观念的排他性。

这里“小说”概念特指“长篇小说”，如张资平(1893—1959)的《冲积期化石》(1922)一般文学史家称作“第一部长篇小说”<sup>④</sup>。20 世纪 20 年代中张以善写“三角恋爱”出名，多为长篇，即使茅盾认为缺乏“时代性”，仍觉得那是“小说”。如果是张恨水(1895—1967)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尽管以地道的白话写成，文学史就不说它是“长篇小说”，宁可称之为“章回小说”。不同的命名之中已隐含“新”、“旧”之分野，即含有

① Hilery Chung (钟喜莲), “Questing the Goddess: Mao Dun and the New Woman”, in *Autumn Floods: Essays in Honor of Marián Gálik*, eds., Raoul D. Findeisen und Robert H. Gassmann (Bern und Berlin: Peter Lang, 1998), pp. 165-183.

② 关于茅盾研究资料，参唐金海、孔海珠等编：《茅盾专集》，第 1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唐金海、孔海珠编：《茅盾专集》，第 2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③ 主要对 20 世纪世界范围的现代小说作了深入浅出论述的，参郑树森：《小说地图》（台北：一方出版，2003）。对 *novel* 作出经典定义的，参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pp. 9-12。与此小说概念有关的，参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 18 世纪的英国》（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 5—9。

④ 见许道明：《海派文学论》，页 135；程中原：《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页 82；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 99，其他不繁举。